

民俗

生活世界的建构

——以女娲民俗为核心的民间生活

常玉荣 / 著



民俗生活世界的建构

——以女娲民俗为核心的民间生活

常玉荣 /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马长虹

封面设计:徐 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俗民生活世界的建构:以女娲民俗为核心的民间生活/常玉荣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3

ISBN 978-7-01-015498-5

I. ①俗… II. ①常… III. ①神话-研究-涉县 IV. ①B93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69987 号

俗民生活世界的建构

SUMIN SHENGHUO SHIJIE DE JIANGOU

——以女娲民俗为核心的民间生活

常玉荣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5.25

字数:250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15498-5 定价:4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HB14SH035)

序

现代文明社会，无神论已经成为民众的主导思想和思维方式，这使得神界诸灵不得不退出民众的生活世界，渐渐丧失掉其存在的合理性。笔者多年从事的女娲研究，是关于远古一位女神的研究，涉及到了始于人类蒙昧时期的信仰世界。尽管在现代的民间世界，女娲信仰仍然是诸多俗民的精神支撑，尤其是在女娲信仰的集中地区更是如此，但是也不得不承认，女娲也在不断地受到无神论思想的质疑和改造。质疑的声音主要来自于已经习惯于用科学思维来理解世界的人们，这其中非有非本专业的专家，当然也有接受过现代科学教育的中等文化程度的民众。笔者在一所理工科大学任教，周围多是探究自然世界因果链的专家、学者。因此时常会遇到类似的追问：女娲是一位神话人物，本身是不存在的，研究她的价值在哪里？这种疑问不能简简单单看成是非专业人士的一种知识上陌生，它体现出整个人类文明进程中，求真的科学思维对于非真实世界的质疑。科学研究是探究自然世界和人类世界因果链的研究，它不断丰富着人类对于主客观世界的认知度。但是关于人类社会的某些领域的研究是不能单用科学理性去衡量的，如果非要这么做的话，人类就会在科学世界里渐渐迷失自我，难以返回本源的生活世界。这似乎是在为本书的研究作一个辩护，但是这种辩护很难真正让民众认识到问题的所在，所以，如何通过女娲及其相关的俗民生活研究去诠释一个在科学世界之前就存在的生活世界是本书努力的目标。

这里的“生活世界”是德国哲学家胡塞尔提出的哲学意义上的概念：“在进行科学研究之前，这个世界就在日常的感性经验中主观地—相对地被

给予了。”中国学者高丙中也在民俗学层面论述了民俗学所要研究的生活世界的内涵：“有了‘生活世界’这个完整的概念，民俗学的领域再也不显得零碎了。过去由于没有达到这种整体性的把握，有人看见民俗研究一会儿文艺，一会儿巫术，一会儿物质生活，一会儿习惯法，难免认为它们是五花八门，乱七八糟的。现在，它们不仅相干，而且共同组成了完整的生活世界。”“民俗学最初在人间安身立命的时候，被给予的世界就是专家现象之外的世界，也就是胡塞尔所说的‘生活世界’。”阐释一个完整的生活世界，这种研究企图在一开始就带有极大的冒险，因为其成功阐释的可能是非常小的。生活世界强调的是人类生存的整体性，但是个案研究是个别的、具体的研究。正像诸多研究者曾经指出的，试图对生活世界的把握和研究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便是民俗学全部的研究领域也不过是生活世界很小的一部分而已。研究困境的突破还在于民俗学研究范式的转换。民俗学研究有两种基本的学术取向，一是民俗事象研究，二是民俗整体研究。前者是对民俗事件的抽象提取和概括，是静态的文化事件，注重的是习俗化了的行为本身；后者对活态的民俗事件更加感兴趣，将其放在生活本身去观照。要想通过个案研究实现对于生活世界的透视和把握，唯有从民俗整体研究出发才有可能实现。这其中还涉及到一个研究重心的转换，就是将民俗研究的焦点和立足点从“俗”转移到创造和实践习俗的“俗民”身上来。因为所谓民俗学的生活世界是由俗民主动创造的，对于生活世界的研究和阐释其实就是对民俗主体，即俗民的心灵和生活行为的关怀和把握。顾颉刚认为民俗学的最高学术理想就是知识分子代言制的终结，而民俗学学科的最终努力就是要使民众说话，而不是为民众说话。因此，本书对于通过典型社区的女娲文化研究也要在研究范式和重心上实现转换。一是将对于女娲本身的研究、女娲习俗研究转换为对创造女娲、传承相关习俗的俗民研究。考察俗民基于自身的生活建构女娲文化的过程和状态，靠近其心灵，理解其思维方式，阐释其日常行为，真正实现对于民俗主体的关怀。二是将俗民信仰生活作为整体来把握。所谓整体来把握第一层内涵是指本书除了重点研究女娲民俗之外，还要将其与俗民的其他重要神灵信仰及其民俗联系起来，并作为高度关联的俗民信

仰生活整体进行把握。这样有助于对俗民精神世界作较为全面的理解。第二层内涵将俗民信仰生活与其物质生活、地理空间等作为密切相关项联系起来,或者说将俗民信仰生活置于其产生的日常生活中,在日常生活的整体中去理解和阐释。由此发现俗民信仰的合理性及其存在价值。

基于上述的研究意图,本书共分六章,第一章总论,主要是对本书研究目标、思路、理论和方法的阐释和介绍;第二章、第三章是对河北涉县女娲文化的基本特征作一整体勾勒,主要是将女娲文化与涉县相关文化习俗现象联合起来考察,突出俗民生活的整体性和女娲文化的代表性和典型性;第四章和第五章分别从俗民群体和俗民个体两个层面考察围绕女娲的信仰生活的积极建构;第六章是对俗民信仰生活建构状态和本质特征的阐释。

在围绕上述方面展开研究中,对于民俗学生活世界理论的某些问题进行了探讨。主要包括:第一,生活世界这一概念的外延界定,或者说,生活世界研究的边界问题。即面向俗民整体生活的研究,应该选择俗民生活的哪些方面进入研究视阈,才能实现对俗民整体生活的观照。第二,对于立足俗民的民俗研究,一般情况下分为俗民群体和俗民个体两类展开。在具体的研究中,日常生活中的哪些群体具有民俗意义可以进入研究视野,又如何通过俗民群体研究来呈现俗民对民俗的建构过程和方式。俗民个体研究应该选择哪些典型个体进入研究视野,又如何通过俗民个体研究来呈现俗民建构行为的个性化特征。第三,对俗民建构生活世界的整体状态进行思考。在某一具体的时空下,俗民从出生就被给定了一个世界,俗民认识、把握和与周围世界对话交流的过程中,学习、选择、创造与周围世界包括他人相处的行为方式及其观念。这个建构过程有两个特点,一是动态性。从来就不存在纯粹静态的民俗规则和观念,俗民对于习俗惯制的建构是根据周围世界与自身关系不断进行调整和再建的过程。二是当下性。俗民对于民俗生活的建构是基于当下的生存而展开的活动,俗民不必形而上地考虑自身的行为与传统和未来的关系。第四,现代社会语境下,现代性对于俗民的民俗建构产生的深刻影响及其民俗的现代性。第五,立足俗民视角探讨被发明的传统。这涉及到了伪民俗和传统的成长,以及传统被谁发明、发明何以有效等一系列问题。本书

在上述问题上展开的探讨和得出的结论将有助于丰富民俗学生活世界研究理论，也会让民众重新发现陌生而熟悉的日常生活，认识到日常生活世界对于人类生存的真正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民俗学研究的重要使命。

作者

2015年12月于邯郸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总论	1
第一节 本书研究意义与研究目的	1
第二节 关于生活世界和女娲研究现状的述评	4
第三节 本书研究的关键词	13
第四节 本书的基本问题和基本框架	31
第二章 河北涉县人文地理与俗民日常生活	37
第一节 山水之间:涉县的历史、地理与人文	37
第二节 生于斯,长于斯:俗民的日常生活	50
第三节 河北涉县中皇山娲皇宫的历史变迁	57
第三章 俗民的信仰生活与女娲	69
第一节 俗民的信仰生活:民间诸神与祭祀空间	69
第二节 俗民生活中的女娲	87
第四章 典型俗民群体研究	109
第一节 俗民群体研究的意义及其分类	110
第二节 俗民祭祀群体特征	115
第三节 女性俗民群体特征	130
第四节 庙会群体特征	139

第五节 俗民日常生活研究的边界问题·····	148
第五章 典型俗民个体研究 ·····	154
第一节 俗民个体的典型性·····	155
第二节 通灵者·····	157
第三节 普通信众·····	163
第四节 知识分子·····	181
第六章 关于俗民民俗生活建构特征的思考 ·····	194
第一节 “正在进行时”:不断建构中的生活世界·····	194
第二节 俗民民俗生活建构的境遇:传统与现代相遇·····	197
第三节 俗民视角下“传统的发明”·····	214
参考文献 ·····	227
后 记 ·····	234

第一章 总 论

第一节 本书研究意义与研究目的

一、研究的意义

在学科不断细化，新生学科不断涌现，学科界限日益模糊的发展状态中，民俗学基于生活世界理论的研究范式的转换是解决自身学科危机的重要方式。“生活世界”这一概念被引入到民俗学领域中来，成为概括和表述民俗学研究内容的一个最准确和有效的概念。这一概念将之前民俗学包罗万象的研究内容统摄到一个研究视阈中。“生活世界”不仅成为一种标识民俗学研究领域和内容的符号，同时也显示出民俗学学术价值取向的转变。之前民俗学对于民俗的研究是将被确定为民俗事象和行为的内容从生活中抽象出来。这样的民俗脱离了生活，更远离了民俗行为的实践者，即俗民，成为一种静态的，等待专家去解读其文化内涵的象征物。由此形成的民俗学知识体系就是对各类民俗事象和行为分门别类的概括。本是俗民鲜活生活一部分的民俗抽象为学术知识。研究者甚至可以忽略俗民的存在而仅仅关注知识本身即可完成研究。这样的研究取向使民俗学的学科知识越来越缺乏学科性，难以和其他相近学科划清界限，学科边界越来越模糊，甚至出现被其他学科“蚕食”的危机。生活世界的学术研究立场使得民俗学成为面向俗民整体生活的知识生产。生活和整体成为民俗学重要的学术价值取向，这将使得民俗学原有的知识重新返回其起源地，即俗民的日常生活中。之后的研究都要在

这一场域中，即俗民的日常生活中展开。也就是说，民俗学所要研究的生活世界是俗民的生活世界，而非其他。由此，正如一开始所言，生活世界理论成为解决民俗学学科危机的重要理论来源。

关于“俗民”这一概念内涵的界定同样也是民俗学学科的基本问题，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也同样带来了民俗学学科研究重心的移位。乌丙安提出，民俗学学科的研究重心应从民俗之“俗”转移到之“民”上来，要重视民俗的传承者和承载者俗民的研究。那么如何展开对俗民的研究？这仍然是要回到俗民的日常生活中。因为俗民正是在生活中实践着民俗行为，也是在生活中传承传统并创造新的民俗，民俗与俗民的生活密不可分、水乳交融。由此，对于俗民的日常生活的研究就成为民俗学需要着力展开的领域，这也正是本书所关注和研究的选题，即俗民生活世界的建构。“建构”一词的使用是想更加凸显俗民在民俗生活中积极主动的能力和行为，是将俗民看作是有能力建构自我生活的积极实践者，是将民俗看作是俗民在生活中不断展开和完成的过程。具体研究是以河北涉县为典型社区，以当地女娲民俗为核心，重点研究当地俗民在涉县这一特定的时空下建构以女娲为核心的民俗文化的特征和过程。

就女娲民俗这一研究领域而言，仍然存在着上文所提及的、民俗学研究普遍存在的问题，即抽象地谈论女娲民俗事象，而未将其还原到俗民生活中整体观照，同时对于俗民建构女娲民俗的能力和方式缺乏价值上的平等观照和充分尊重。本书即是要扭转女娲民俗研究存在的这一偏误，在整体生活研究立场上，真正深入地去体会、描述、呈现俗民构建女娲民俗的方式、思维和整体和谐的生活本身。

二、研究的目的

1. 本书是在整体生活研究理论指导下对于典型社区俗民民俗生活建构的研究。在这一理论的观照下，本书研究的重心将从抽象的民俗事象移位于俗民及其生活。因此本书研究目的之一即是深入解析涉县俗民在日常生活中对于女娲民俗的建构方式和特点。涉县，襟山带水，境内主要河流漳水蜿蜒

穿越在韩王山、青头山、符山、熊耳山、清风五指山、龙山等崇山叠嶂之间,在这样的一个地理空间内,俗民是如何从自我的生活中生发出对于女娲的需求,并在这种需求中不断建构、积累,形成独特的女娲民俗?女娲民俗不是一种孤立的存在,是俗民生活的一部分,而且是与俗民生活其他部分紧密相联的一部分。在这一建构中,还需进一步探索俗民表现出怎样的思维特点,进而这一思维特点又如何决定了女娲民俗的具体呈现状态。在此基础上,由具体个案研究总结抽象出俗民日常生活世界民俗观念和行为建构的普遍特征。

2. 整体生活的研究取向为具体民俗个案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范式的指导,使得个案研究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成果面貌。但是也要看到整体生活的研究理论还需进一步丰富和具体化。在本书的研究中,试图在对个案的呈现和阐释中提炼概括出能够丰富整体生活研究的一些基本观点。本书研究将在以下两方面进行探索:第一,生活世界理论强调以俗民的整体生活作为研究对象,“整体”不仅指全部生活,更应该强调生活各部分,例如衣食住行、精神生活等的紧密联系,凸显上述生活对于民俗的共同孕育。这样,在面向俗民整体生活的研究中,就会存在一个问题:俗民生活包罗万象,具有相当的广度和深度,不可能完全将其纳入到研究视野中,应该选择俗民生活的哪些方面及其内容进入研究视阈,才能真正实现对俗民整体生活的观照?例如本书对于女娲民俗的研究是一个局部的、个别的研究,这一局部的、个别的研究对象一定是和俗民生活的各部分融合在一起并产生紧密的联系。这些紧密相连的部分选择哪些进入到与之相关的研究视阈中,才能实现将女娲民俗与其所产生的生活联系起来并进行整体的观照?本书将对上述问题进行尝试性的解答。第二,对于立足俗民的民俗研究,一般情况下分为俗民群体和俗民个体两类展开。日常生活中的哪些群体具有民俗意义可以进入研究视野,又如何通过俗民群体研究来呈现日常生活世界中俗民的民俗建构行为?俗民个体研究应该选择哪些典型个体进入研究视野,又如何通过俗民个体研究来呈现俗民民俗建构行为的个性化特征?在具体的研究中,将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

第二节 关于生活世界和女娲研究现状的述评

一、关于生活世界的研究现状

民俗学学科对生活世界的研究可以分为理论和个案研究两个层面。理论层面上,民俗学日常生活世界理论的基本学术取向和框架已经确立,高丙中、户晓辉、吕微等学者的相关研究支撑和丰富了这一理论。乌丙安关于俗民主体研究的理论也对日常生活世界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立足点。上述学者的相关理论将在第三节中详细介绍。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笔者在进行本书的研究过程中发现,生活世界理论和俗民主体理论虽然在宏观上指明了研究的方向和价值原则,却缺乏更为具体、深入的理论建构,因此对个案研究也就缺乏更为具体的理论指导意义。这样就造成了在个案研究中,研究者对于所谓整体生活研究的理解出现了偏误。研究者往往将某一具体的研究对象置于其所产生的特定的人文地理环境中,却对两者的关系缺乏更加具体和深入的论证。同时,对于俗民主体性地位认识不足,漠视或者忽视俗民的主动建构能力和行为实践。该类研究的一般做法是,在开始某一民俗研究之前,对这一地区的人文地理、俗民生产生活作一概括介绍,或简介主要研究人物的生平履历,之后就开始某一民俗的具体研究。而具体研究很少与上述方面结合起来。研究者并不重视研究和阐释两者的密切联系。在个案研究中,以整体生活取向展开研究做得比较成功的是2011年中央民族大学王新民的博士论文《民间信仰与民众生活研究》^①。该论文即是以生活世界理论为指导对陕西岐县民间信仰的研究。该项研究确实做到了将岐县地区的民间信仰与当地的人文山水结合起来,并论证了两者的关联性。同时将所研究的民间信仰与当地俗民日常生活时间(例如节庆、人生礼仪)和空间(例如家宅、庙宇)结合起来,试图证明民间信仰与俗民日常生活的紧密联系和水乳交融。同

^① 王新民:《民间信仰与民众生活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论文,2011年。

时,研究者也非常关注特殊俗民主体,例如女性、经师、神婆法师,在民间信仰活动中,这些不同类型的俗民均是民间信仰活动的参与者和建构者。对于生活世界的研究个案还有的是针对于神话和民间文学展开,或者是针对于某种宗教展开。不论选题如何,有两点是研究者必须着力阐释的:一是具体研究对象与日常生活的关系,即整体生活视阈内的局部研究;二是对于俗民主体性的高度重视和研究。王新民的博士论文在第二点做得还不够充分。关于俗民研究,他的论文只是展示了各类俗民的日常生活都离不开民间信仰,而未站在俗民的立场上,去发现和呈现俗民对于民间信仰的积极建构能力和行为。而且对于俗民的研究主要是俗民群体性研究,聚焦于特殊群体,揭示各类群体的普遍特征。虽然其群体研究案例是俗民个体,但重在发现共性,而缺乏对俗民个体的关注。其实俗民个体在民俗活动中具有丰富的个性化表现,而这种个性化的表现丰富了民俗活动的内容,并会催生出新的民俗元素,甚至是形成新的民俗。因此,对于俗民个体的深入具体研究是俗民日常生活研究的重要领域,对此应该予以特别的重视。

二、女娲研究现状

本书对于女娲研究现状的描述从三个方面展开,分别为女娲身份研究、民间女娲民俗事象研究和典型社区女娲文化研究。之所以依据这三个方面来加以介绍,是基于本书的以下研究意图:即在对现有研究成果的梳理中进一步辨析目前女娲研究的学术取向并反思其存在的问题。在不同的时期,女娲研究曾经侧重于其中的一个方面。三个方面其实反映出百年来女娲研究所走过的大致历程,因此对于这三方面研究成果的分析能够更加清晰地梳理出研究发展的脉络和走向。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三方面的介绍,未能穷尽女娲研究多个学科领域,可能会出现不能穷尽丰富的相关研究成果的遗憾。

1. 关于女娲身份的研究

来自远古的女神女娲身份扑朔迷离,屈原在《天问》中就发出哲思式的追问:“女娲有体,孰制匠之?”尽管如此,自古至今不论从文献、考古和田野调查,研究者都试图从不同的方面去探究女娲的身份之谜。

从文献记载的角度上而言，女娲不仅造人而且还创造了万物。《山海经·大荒西经》中说：“有神十人，名曰女娲之肠，化为神，处栗广之野，横道而处。”^① 晋郭璞注：“女娲，古神女而帝者，人面蛇身，一日中七十变。”这样的记载大致说清了女娲的身份，即“古神女而帝”。其主要的功绩就是造人，造人的方式是“化”，有十个神人是由女娲的肠化来的。而郭璞的注释提到了“一日中七十变”。与之记载相似的文献是汉《淮南子》。《淮南子·说林训》：“黄帝生阴阳，上骈生耳目，桑林生臂手，此媧所以七十化也。”^② 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则说：“媧，古之神圣女，化万物者也。”

现代研究学者，依据文献记载、考古和田野调查实证，以女娲神话作为考察对象，从神话源流、发展演变的轨迹来分析女娲的神格。苏联汉学家李福清认为，女娲是单一始祖母神。日本学者则偏重于把女娲与伏羲并提，将女娲神话与伏羲神话联系起来考证，将中、日及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近亲婚”神话进行比较，如森三树三郎的专著《支那古代神话》，谷野典之的《女娲、伏羲神话系统考》。这种研究倾向是将女娲作为对偶神来看待的。美国学者 Lee Irwin 在《神性与拯救：中国的大女神》一文中，从女神崇拜的角度肯定了女娲作为中国古代四大母神之一的文化身份。国内研究者更加侧重于女娲神话研究，研究的兴趣点集中在女娲神话源流、伏羲女娲关系、女娲神话与洪水神话的关系等方面。其中将女娲的神话身份与伏羲相联系，并且探讨伏羲女娲兄妹婚神话与洪水神话的关系，是一种较为突出的研究倾向，以闻一多的《伏羲考》、人类学家芮一夫的《苗族的洪水故事与伏羲女娲的传说》为代表。当代学者刘尧汉、杨知勇等也支持并深入论证了伏羲与女娲的氏族渊源，以及伏羲、女娲神话与洪水神话的关系。而近些年更多研究者倾向于探索女娲作为单一始祖神的产生源流及演变过程，如袁柯先生在《古神话选释》、《中国古代神话》等著作中，用神话学的观点阐释了女

① 郑慧生注说：《山海经》，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20 页。

② [汉] 刘安等编著，高诱注：《淮南子》，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83 页。

娲神话的性质，认为女娲神话是母系氏族的原始神话，而兄妹婚神话是向父权制过渡的产物；港台学者王孝廉在《中国的神话世界》一书中也考证了女娲神话的原初形态；龚维英从生殖崇拜角度探讨女娲神话的原初面目。第一个对女娲神格进行系统分析论证的是杨利慧的博士论文《女娲的神话与信仰》，在其论文中认为女娲有始母神、造物主和文化英雄三种神格，但是其基本神格还是始母神神格。她还从一般神话学、文献记载神话、民间新产生神话和民间信仰、民族志资料四个方面论证了其观点。杨博士对于女娲神格的研究使我们对于女娲的身份有了完整而清晰的认识。但是其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即女娲的始祖母、造物主、文化英雄三种身份的关系未能作进一步阐释。笔者在论著《女娲在民间》中专门对这一问题有过探讨。笔者认为，造物主，即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应该是女娲的原初神格，这其中包括造人和创世。但是在后世的发展演变中，后起神话人物盘古替代了女娲，分走了女娲创世的功绩，只保留下造人的功绩，也就形成了其始祖母神格，这是女娲基本神格之一，杨利慧所提到的造人和造物都是这一神格的衍化和丰富。造人的方式不断丰富，而造物是服从于造人的需要。文化英雄神格是女娲的第二个基本神格。两个基本神格共同构成了女娲的身份特征。

女娲身份除了上述神格内涵外，还有一个为当前民俗学研究者所忽略的问题，女娲本是远古时期一位原始女神，而在后世的衍化中，她逐渐演变为一位人神，被看作是人类的祖先。那么这种演变是何时发生的？从最初女娲造人的方式——抁土造人和化生人类来看，女娲本是先民原始思维的产物，是纯粹神话人物，更准确地说，就是原始女神。从人类发展史看，女娲这一女神的出现有着一定的现实基础，例如母系社会女性生殖能力崇拜、女性地位的尊崇等等，但是抁土造人的女娲其实仍是一位神，其远古大神的身份是非常明确的。所以，尽管最初女娲被当作始祖母，仍然是大神意义上的祖母，而非现实或者历史层面上的人类祖先。这一情况一直到第三种造人方式的出现，即女娲兄妹婚（其中最多的是女娲伏羲兄妹婚），才有了根本的变化。为什么这样认为呢？因为女娲兄妹婚中反映的造人方式是男女交媾的方式。这种方式是人类对于自身繁衍方式的科学理解，体现了先民在现实